

第十三版

花 幟



花

幟

梁鳳儀著

書名：花幟

作者：梁鳳儀

執行編輯：蔡雪玲

督印人：黃子昭

封面題字：何文滙

封面設計：李樂詩

封面攝影：李樂詩

出版：勤十緣出版社（電話：五一六九〇二二）

發行：勤十緣出版社

香港鰂魚涌華蘭路十四號益新工業大廈十八樓B座

海外總代理——藝文圖書公司（電話：七九五九五九五）

印刷：永盈出版製作公司

植字排版：文華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初版日期：一九九一年十二月

再版日期：一九九二年五月

定價：每本港幣四十三元

出版書號：91QJY148

ISBN 962-447-068-5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花幟》故事內容、情節、人物，全屬虛構，如有雷同，實屬巧合。

勤十緣出版社
作者梁鳳儀 同謹啟

自序

九一年十二月正正是勤十緣出版社及屈臣氏、百貨店系列中文書部（黃金屋圖書公司）的周年紀念月。這一年為創辦這兩種新業務，我重挑開山闢石的重擔，非但不以為苦，且極開心。以這短短的一年時間審視，所得的成績實在是超越我們的預計、理想以及才幹之上。由開業至今，同事增加了三倍，總營業額比預期高一半，並在下半年度出現微利。更使我們在一周年檢討時有足夠的信心擬定自置獨立廠房及寫字樓的計劃，具體作出更長久性的業務投資與發展。凡此種種都代表了一個鐵一般的事實，讀者們支持了我們，且是熱誠而慷慨地給我們一個工作表現機會。其餘同業、作家與友好更不斷向我們提出甚多寶貴意見，並切實地跟我們建立日益鞏固的業務合作關係，輔導我們成長，更是感謝。

誠然，一年對於公司而言尚在萌芽階段，不足以言成敗；全體同事、股東和我都想對你們的信任與鼓勵，再說幾聲多謝！我們會努力下去。

《花幟》是我在勤十緣出版社一周年紀念時為讀者寫成的財經小說，希望你們會喜歡。

《花幟》是當代奇女子杜晚晴的故事。她的家學淵源是三代為娼，外祖母是石塘咀炙手可熱的老舉，母親是杜老誌紅透半邊天的舞女，輪到杜晚晴，則是當今本城內，首屈一指的交際花。她穿梭於頂級富豪與政府高官之間，如何呼風喚雨？如何洞悉官商勾結？如何在過渡期內處理個人戀愛與國族情懷？故事雖然純屬虛構，但，亦能使你想像出現代都會內，可能有的頂層社會黑暗面與人性的光明面，令你極度震慄和感慨！

杜晚晴，是本城上流社會內，一個無人不曉、艷絕人寰、極之傳奇性的女人。人人都知道她的身世。

杜晚晴的外祖母是五十年前石塘咀的老舉柳湘鸞。

當年，鸞姑娘每晚接的花箋，多到有如一副撲克牌。

本城不少富豪，納老舉為正室，是人所共知的事。

目前仍然在世的就有好幾位，柳湘鸞是其中之一。

當年，湘鸞姑娘下嫁船業巨子高驥的佳話，傳遍整個石塘咀。

也真是時也命也，高家旗下的福康、福壽、福祿、福寧號船做的生意在戰前風生水起；戰後呢，一落千丈，甚而至一蹶不振。

高驥鬱鬱不得志，抵受不了自高峰滑落的刺激，生了肝癌，苟延殘喘三個月就與世長辭。遺孀對於公司生意財務一竅不通，爛船剩下的三斤釘都為高家親屬瓜分，弄得高柳氏一貧如洗。

柳湘鸞為高驥育有兩個孩子，兒子高敬康和女兒高敬寧。其後，家道中落，敬寧貨腰度日，奉養慈母，照顧兄長，倒也有過十年好風光，以花艷苓的藝名，經年

穩坐杜老誌第一把交椅。

美麗的女人是註定命中有劫的，花艷苓十六歲出道，一直大紅大紫，追逐在她石榴裙下的公子哥兒、闊佬多少，有若恆河沙數。

歌壇舞榭的歡場內，人人都說花艷苓承繼柳湘鸞的衣钵，且青出於藍。

從前，石塘咀福樂樓頭，一堆新進廠家、一班金銀業老闆，包一個廳晚宴，每夜花二十元酒菜錢，上桌的就已是山珍海錯，應有盡有。群翅固然等於例湯，就是清心四頭鮑魚，也普通至極。

現今九十年代初，除了還有一兩位金融業巨子家裡頭藏有一小批十足斤兩的正宗四頭鮑魚之外，往哪兒找？

這批四頭鮑魚原本屯積在飲食跟地產業富豪周炳年的集團之內，周家大公子周裘新在石油危機年代，盡地一鋪押在美國南部德薩斯州的地產上，以為石油價格會暴升；誰知恰得其反，德州地產瘋狂下瀉，達麗斯城內心臟地帶的商業樓宇，空置率高達百分之七十。當地的各間銀行貸款部完全手足無措，竭力支撐之餘，還是收樓收到手軟，無端成了整個德州的最大業主，是經濟上最不健康的現象。

周家只因摯友電影怪傑黃亦廉的拔刀相助，未致於公然宣佈破產，但重整公司財務，無法倖免。世家一倒台，那種落泊也真叫人看得心酸。連集團屯積下來的一批四頭鮑魚，都得放聲氣給各朋情深厚的財閥，名副其實的沿門兜售。

那陣子，周家賣鮑魚，跟經濟陷於困境的船業巨子陸家賣古董，成了企業財經界內一雙令人慘不忍睹的蒙塵故事。

話說回來，半世紀以前的二十大元，絕對可以有四頭鮑魚奉客了。

然，那時候，寫花箋請靚老舉來陪酒，只坐那麼十分鐘，就拿兩塊錢，一晚轉上二十張桌子是沒有問題的。若要包起一位名老舉，讓她陪足一頓飯，連打賞在內，非要花五十大元不可。

柳湘鸞嫁進高家時，人們估計她床頭有千兩黃金，絕非笑話。

後來的命蹇時歪，就真的無話可說了。

花艷苓叱咤風雲於灣仔海傍杜老誌的時候，雖另有一番風光，但，比起她母親的積蓄，是差太遠了。

淒涼的情況還不在於花艷苓要照顧傷心失意的母親，以及那染有毒癮的兄長上

頭，而是在於她跟杜一楓墮入愛河，繼而結成夫婦，遂釀成生活上的大患。

杜一楓不是王孫，更非公子，只不過是家道清貧，靠一點勤力，半分運氣，考上大學的一個理想青年。

花艷苓在杜一楓畢業的那天晚上，跟他認識。只為一班大學男生結伴上舞廳去，以表示成熟、以慶祝踏入社會。

杜老誌的燈光忽紅忽綠，忽明忽暗。然，花艷苓與杜一楓仍然睜著眼把對方看得一清二楚，兼入心入肺。

自此，花前月下，有影皆雙，千篇一律的海可枯，石可爛，我倆此志不渝。

花艷苓決定收山嫁作杜家婦時，她已經二十五歲，比杜一楓大三年。

杜一楓其時是一家英資洋行內的見習生，月薪除去衣食交通之外，不足以租用一間唐樓的光猛尾房雙宿雙棲，是花艷苓硬塞給愛郎一筆私己，作為頂手一層小公寓之用，才成的親。

柳湘鸞當然洞悉此舉，苦口婆心地勸告女兒：「你別怪做娘的說得難聽，你要是欣賞那白臉小子，跟他睡個三五七年，也就算了，千萬別從良，更別生兒育

女。」

花艷苓脾氣暴躁猛烈，一拍枱，站起來就問：

「我十六歲開始下海，到這年頭，累都累死，你不為我尋著個歸宿而安慰，反而潑我一頭的冷水。」

柳湘鸞輕嘆：

「我除你以外，又有誰了？為甚麼能令你歡天喜地的事不幹，偏要害你不高興呢？女兒，我和敬康一家還是要吃你的那口飯的。」

一句如此低威的淒涼話，由慈母口中說出來，立時間滅煞了花艷苓的怒氣。

她稍稍收斂了語調說：

「寧欺白鬚公，莫欺少年窮，你不必以為杜一楓今日家徒四壁，就一世都窮。」

「行行出狀元，這是一定的。然，一榜之內狀元能有幾人？輪不輪得到自己，靠的是一命二運三風水。我恨不得他能發迹，但，阿寧，」柳湘鸞叫著女兒的本名，「你不可不防，懷才不遇的窮書生，不是你心甘情願跟他捱生捱死，他就會越

加疼你愛你的。男人一不得志的那口烏氣，噴到妻子的臉上去，比屁還臭！可以叫你委屈得寧願速死。」

柳湘鸞的這番話，不幸而言中。

她勸女兒不可輕率成親的千言萬語，敵不過杜一楓對花艷苓的一個含情帶笑的眼神。

母親千叮萬囑，要她不可生兒育女，花艷苓誕下了第六胎，才猛然發覺娘的說話絕對有理，已經太遲了。

花艷苓在留診所內抱著初生的第六個女兒時，一見拖著其他五名子女來探訪自己的母親，就淚如雨下。

花魁淚，一滴一滴，灑落在初生嬰兒的衣襟上，那陣子，寧馨兒還在努力憩睡。

柳湘鸞輕嘆。

「算了，算了，但願一楓會改變過來吧！」

怎麼會改呢？

這麼個小男人，拿了張畢業文憑，就以為可以不費吹灰之力，理所當然的一屁股坐上洋行的經理位置上去，才算是人家對他的公平處理。絕不翻心一想，自己上無祖蔭，下缺經驗，做事固然未到家，做人亦是半桶水。

更壞的在唸多了兩年的書，自命不凡，洋上司多說他幾句，他的臉拉得比高他幾級的當權者還要長。

誰會巴巴的賣他的賬！

眼見旁的人晉升神速，心生不忿，益發亂了步伐，終而被摒出局外。

一次跌倒，不足以論英雄。何況，謹記失敗的教訓，再戰江湖，必有進步。除非抵受不了壓力，自暴自棄，或明知故犯，變本加厲。

何其不幸，杜一楓在事業上受了挫折，轉投效華資機構時，心態變得更敏感，動輒就思疑別人欺負他，要佔他便宜，胸襟一窄，處處不肯吃虧，人家會當他老幾？當然的變為投閒置散，可有可無。

再受一次打擊，非但不圖悔改，反而借酒消愁，借賭解悶，兩樣惡習夾攻之下，成了個廢人。

對妻子，早已沒有了卿卿我我，郎情妾意。花艷苓對於杜一楓，在結婚三年之後，開始成了一個家裡頭精力健旺的老媽子和一具供其免費洩慾的軀殼。

曾有那麼一晚，花艷苓倦極，硬是推開丈夫，哭嚷：

「就是舞客要買大鐘，也得經我同意，我還是人不是人？」

杜一楓伸手連連摑了花艷苓兩記耳光，抓牢她、雙眼發出窮兇極惡的光芒來，說：

「今兒個晚上，我偏是要姦定了你，看你怎麼樣。高士打道的警署在我們街後，你跑去告我吧，說你當杜老誌的紅阿姑時還未曾遇上暴力，如今人老珠黃，卻偏偏遇上了！」

信不信那年頭，一個唸過大學的男人會說出如此下流卑鄙的話來？就在這事件的一個月之後，花艷苓就懷了第六胎了。

杜晚晴排行第四。

一兄一姊是杜展晴、杜日晴，分別比晚晴大五及二歲，老三杜現晴是天生低能兒，成了柳湘鸞與花艷苓母女倆的一個傷心得幾乎不勝負荷的包袱。

晚晴的弟弟杜又晴，比她小五歲。其間，花艷苓墮胎四次。

到最小的一個女兒杜再晴出生時，晚晴已經近九歲了。

孩子們的名字是柳湘鸞起的。

誰以為專陪人客飲花酒的老舉是目不識丁的，是為一錯。

以為當老舉就一定會答應陪寢的，又是二錯。

柳湘鸞在鴿母的悉心扶育下，十歲大已經唸遍《紅樓夢》、《水滸傳》、《西遊記》、《三國演義》。十二歲開始唸第一本中譯的外國名著小說及中英歷史。

到十五歲出局陪酒，唐詩宋詞，朗朗上口。

席間的應對，引古論今，揮灑自如。

以這樣的底子，為幾個小孫兒起個比較不從俗的名字，真是太易如反掌了。

杜晚晴一直是外祖母的摯愛。

這份額外恩寵，跟她排行中間有點關係。既非長子，又非老么，被母親冷落，似乎無可避免，因而大獲外祖母的同情，也就順理成章了。

除了這個原因之外，一定是柳湘鸞獨具慧眼。她知道這外孫女兒必是最出色的

一個。

杜晚晴從小就跟她的外祖母非常親近。

連睡覺都是兩婆孫一張床。自三歲開始，晚晴每天晚上都要聽完故事，才肯睡去。

柳湘鸞說：

「晚晴，這些故事，你謹記了，將來對你有很大的好處。」

她的說話總是兌現的。杜晚晴還是長大了之後才知道。

當她小小年紀，由外祖母拖著，到灣仔街市去買菜時，那牛肉檔的老闆三叔，老以為柳湘鸞是晚晴的母親，笑著說：

「小妹妹，你臉色白雪雪的，應該叫你母親多給你煲牛腩湯，行氣補血，弄得皮膚白中透紅，那才配得上你精緻的五官。」

笑得柳湘鸞合不攏嘴，道：

「三叔，不是告訴過你，晚晴是我孫女兒了！」

「嘻嘻！對、對、對，差點忘了，你原來已是百歲人魔。」三叔幽她一默，弄

得柳湘鸞不辨悲喜。

杜晚晴是真正幼承庭訓，她接受的教育是集石塘咀與杜老誌兩大門派於一身。再加上她個人天生聰敏，摸索、揉合、創造出一個配合時代調子與步伐的模式來，而成為坊間稱頌的當今本城天字第一號的交際花。

杜晚晴的寓所在大潭，座落於南區新開發的一個小山坡上。

沿著山坡，一連築有幾間小白屋。自遠處望過去，像在青葱的衣裙上，繫著一條白色的腰帶，一片素淨之中靈靈躍躍地顯出生氣與活潑來。

每間小白屋都有獨立的前後花園，後花園面對一大片的海洋，對岸沒有萬點燈光，瑰麗，卻有無盡無窮的舒坦味道，擴闊了憑欄眺望者的胸襟與心懷，頓生海闊天空、無遠弗屆的志向。

杜晚晴當日一站到地盤上去時，就決定要自山頂搬到這裡來。

此一系列的十間獨立洋房，完全沒有放到市場上出售，根本無此需要。地皮是屬於本城十大富豪之一的金融業巨頭喬繼琛家族的；承建商呢，是本城首屈一指、國際知名的地產王榮浚杰主持之建基地產集團。